全唐文/卷07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孫樵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逐疠鬼文

孫子病疠，其友踵門請曰：「始則栗縮撼懷，有若仆子於嚴冰者；終則憤胸爍肌，有若置子於烈爐者。子知動作皆鬼耶？餘試為子逐之以文。」樵應之曰： 「餘病誠鬼也，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，抑有鬼乎？樵嚮思委質以事君，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，曰‘當如此諫。’樵嚮思不入於危難，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，曰‘當如此忠。’樵嚮欲不固其窮，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，曰‘當如此廉。’樵嚮欲苟違其期，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，曰‘當如此信。’樵嚮欲與人美言，則有若教予訐談而鯁人耳者。樵嚮欲與人市交，則有若教予違熱而去勢者。樵嚮欲趨權豪以冀得，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。樵嚮欲忍汗赧以自媒，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。予之不得專也如此，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，業修而知己日消。是殘吾生於疠鬼也，子並為吾逐之。吾聞有陳萬年者，射利乘機，迎顏作怡，愉愉便便，阿意奉歡。死而有靈，是為諂鬼。此鬼依人，使人蒙福。人見輒喜，擺去不得。複有公孫宏者，刻己沽名，飾情釣聲，內苞禍心，外示舒宏。死而有知，是為矯鬼。此鬼憑人，使人有聞。上信於君，下喜於民。複有司馬安者，攘義盜仁，縛舌交唇，柔聲婉顏，狐媚當權。死而有知，是為巧鬼。此鬼依人，辭枯即榮，長劍華纓，高步天庭。複有和長輿者，鉅萬藏家，貫腐錙（一作仄）磨，鱗差螭縮，陣陣腥澀。死而有知，是為錢鬼。此鬼憑人，使人氣豪意適，交歡販祿，買曲成直。此四鬼者，苟與吾遊，吾必快所求，是資吾生於他鬼也，子並為吾招之。」其友不對。退而歌曰：「窮吾知其所羞，達吾知其所求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遊。君乎君乎，誠有激於中乎？」籲！

寓居對

長安寓居，闔戶諷書。悴如凍灰，臒如槁柴。誌枯氣索，恍恍不樂。一旦，有曾識麵者，排戶入室，吒駭唧唧。且曰：「憊耶餓耶，何自殘耶？」則對曰： 「樵天付窮骨，宜安守拙。無何提筆，入貢士列。抉文倒魄，讀書爛舌。十試澤宮，十黜有司。知已日懈，朋徒分離。矧遠來關東，橐裝銷空。一入長安，十年屢窮。長日猛赤，餓腸火迫。滿眼花黑，晡西方食。暮雪嚴冽，入夜斷骨。穴衾敗褐，到曉方活。古人取文，其責蓋輕。一篇跳出，至死馳名。今人取文，章章貴奇。一句戾意，全卷鮮知。言念每歲，徂春背暑。洗剔精魂，澄拓襟慮。曉窗夜燭，上下雕斫。摭言必高，儲思必深。字字磨校，以牢知音。況榮辱撓其外，得失戕其內。機阱在乎足，鋒刃在乎背。吾非檻豕籠雛，其能窮而反諛乎？」客退。遂書幾作歌曰：「肥於貌，孰與肥其道？求於人，孰與求其身？處乎出乎？孰為得而孰為失乎？」

乞巧對

孟秋暮天，當庭布筵。有瓜於盤，有果於盆。拜而言，若祈於神者。從而問之，對曰：「七夕祈巧祀也。若有求乎？」樵應之曰：「吾守吾拙，以全吾節。巧如可求，適為吾羞。彼巧在言，便便翻翻。出口簧然，媚於人間。革白成黑，蠱直殘德。譽蹠為聖，譖回為賊。離間君親，瀆亂家國。彼巧在文，摘奇搴新。轄字束句，稽程合度。磨韻調聲，決濁流清。雕枝鏤英，花鬥窠明。至有破經碎史，稽古倒置。大類於俳，觀者啟齒。下醨沈謝，上殘騷雅。取媚於時，古風不歸。彼巧在官，竊譽假善。齰舌鉗口，媚灶賂權。忍恥受侮，愧畏如鼠。望塵掃門，指期九遷。君納於違，讚唱菲菲。玩世偷安，敗俗紊官。彼巧在工，狷詭不窮。唾古笑樸，雕鏤錯落。憑雲亙天，蔓霍延綿。窮侈殫麗，越禮逾制。繡文錦幅，雲綃霧縠。若出鬼力，大蠹婦織。遂使俗尚浮華，名溺於奢。雕家磨國，未騁胸臆。蠹於化源，戕此民力。由此觀之，巧何足雲！吾寶吾拙，雖與事闊，優遊經史，臥雲嘯月。九衢喧喧，夾路朱門，曉鼓一發，車馳馬奔。予方高枕。偃然就寢。腹坦（一作搖）鼻息，夢到鄉國。槐花撲庭，鳴蜩噪晴。懷軸囊刺，門門買聲。予方屏居，詠歌吾廬。對鬆欹石，莫知其餘。上天付性，吾豈無命。何求於巧，以撓吾靜。吾方欲上叫帝閽，以窒巧門，使天下人，各歸其根。無慮無思，其樂怡怡。耕食織衣，如上古時。巧乎巧乎，將何所施為。」

孫氏西齋錄

孫樵謂陸長源《唐春秋》乃編年雜錄，因掇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，擲其叢冗禿屑不

足以警訓者，自為十八通書，號《孫氏西齋錄》，起高祖之初，洎武皇之終。首廟號以表元，首日月以表事。尚功力，正刑名，登崇善良，蕩戮凶回。有所鯁避，則微文示譏。無所顧栗，則直書誌慝。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？黜功循愛，譏失教也。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？忘諫讚慝，懲廢命也。起王後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？登嫌黜塚，不可謂順，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。條天後擅政之年下係中宗者何？紫色閏位，不可謂正，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。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？詭諛梯亂，肇殺機也。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？貸刑怫教，稔禍階也。稱天下殺者何？罪暴天下，示眾與殺也。稱天子殺者何？死非其罪，示眾不與殺也。臣或不書卒者何？不以直終，去卒以示貶也。君或不書葬者何？不以正終，去葬以示譏也。懼怠去瑞，示戒誌沴。尚德必書賤，屍位則黜貴。皆所以驅邪合正，俾彙大義。操實置例，以示懲勸。嗚呼！宰相升沈人於數十年間，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。為史官者，不能扑忠骨於枯墳，鬱諂魄於下泉，磨毫黷劄，叢閣飽帙，豈國家任史官意耶？樵既序其略，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。

武皇遺劍錄

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，提攜六年而四用之，宜其庶績暉如哉。往者北戎猖狂，渝盟盜疆，大出虜門，戍卒屢奔。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，驅貔武之師，靖胡塵於塞垣，複帝子於虜庭。非武皇一用其劍耶？賊鎮阻兵，邀爵山東。劫眾以濟其奸，擘險以扞其誅。王師萃之，屢戰無功。兵衄將稽，賊勢益張。並醜乘之，遂萌梟心。乃劫吾兵，乃固吾城。反書既聞，卒愕京師。輿人謠曰：「上宜亟以節假之，且赦其辜，俾守北門，以伐虜謀。不然，並且東連潞兵，北合戎師，分卒以趨太行，卷甲以下河東，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？」武皇曾不逗撓於其衷，亟發武符，按言誅之。羽檄朝馳，夕擒並頑。非武皇再用其劍耶，並部既平，潞守益堅。王師告勞，國用告虛，內外諮嗟，訛言沸騰，飛言上聞，上為不聞。誅潞之心益牢，責戰之詔日嚴。卒能克大憝於山東，梟渠魁於國門。非武皇帝三用其劍乎？浮屠之流，其來綿綿。根盤蔓滋，日熾而昌。蠹於民心，蠶於民生。力屈財殫，民恬不知。武皇始議除之，女泣於閨，男號於途。廷臣辯之於朝，褻臣爭之於旁。群疑膠牢，萬口一辭。武皇曾不持疑，卒詔有司，驅群髡而發之，毀其居而田之。其徒既微，其教僅存。民瘼其瘳，國用其加。風雨以時，災沴不生。非武皇四用其劍耶？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，傳武皇之遺劍，宜乎銛其鍔不使其挫，寶其刃不使其泥。而又礪之以義，淬之以智，匣之以禮，苞之以仁，持之以信，與天下終始，天下幸甚。

書何易於

何易於嘗為益昌令，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，城嘉陵。江南刺史崔樸，嘗乘春自上遊，多從賓客，歌酒泛舟東下，直出益昌旁。至則索民挽舟，易於即腰笏引舟上下。刺史驚問狀，易於曰：「方春，百姓不耕即蠶，隙不可奪。易於為屬令，當其無事，可以充役。」刺史與賓客跳出舟，偕騎還去。

益昌民多即山樹茶，利私自入。會鹽鐵官奏重榷管，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。易於視詔曰：「益昌不征茶，百姓尚不可活，矧厚其賦以毒民乎？」命吏劃剗，吏爭曰：「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，今剗去，罪愈重，吏止死，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？」易於曰：「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？亦不使罪蔓爾曹。」即自縱火焚之。觀察使聞其狀，以易於挺身為民，卒不加劾。邑民死喪，子弱業破，不能具葬者，易於輒出俸錢，使吏為辦。百姓入常賦，有垂白僂杖者，易於必召坐食，問政得失。庭有競民，易於皆親自與語，為指白枉直。罪小者勸，大者杖。悉立遣之，不以付吏。治益昌三年，獄無係民，民不知役。改綿州羅江令，其治視益昌。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，獨能嘉易於治。嘗從觀其政，導從不過三人。其易於廉約如此。

會昌五年，樵道出益昌，民有能言何易於治狀者。且曰：「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，而易於考止中上。何哉？」樵曰：「易於督賦如何？」曰：「止請常（一作貸）期，不欲緊繩百姓，使賤出粟帛。」「督役如何？」曰：「度支費不足，遂出俸錢，冀優貧民。」「饋給往來權勢如何？」曰：「傳符外一無所與。」「擒盜如何？」曰：「無盜。」樵曰：「余居長安，歲聞給事中校考，則曰某人為某縣，得上下考，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。問其政，則曰某人能督賦，先期而畢。某人能督役，省度支費。某人當道，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。某人能擒若干盜，反若干盜。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。」邑民不對，笑去。

樵以為當世在上位者，皆知求才為切。至於緩急補吏，則曰吾患無以共治。膺命舉賢，則曰吾患無以塞詔。及其有之，知者何人哉！繼而言之，使何易於不有得於生，必有得於死者，有史官在。

書田將軍邊事

背臨邛南馳，越二百裏，得嚴道郡，實與沈黎越巂俱為邊城，逼於群蠻。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，能條悉南蠻事。為樵言曰：「巴蜀西逼於戎，南逼於蠻，宜其有以制之者。當廣德建中之間，西戎兩飲馬於岷江。其眾如蟻，前鋒魁健，皆擐五屬之甲，持倍尋之

戟。徐呼按步，且戰且進。蜀兵遇鬥，如植橫堵。羅戈如林，發矢如虻。皆折刃吞鏃，不能斃一戎，而況陷其陣乎？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，而疫死者日眾。即自度不能留，亦輒引去。故蜀人為之語曰：‘西戎尚可，南蠻殘我。’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群蠻，俾由蜀而貢，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，使習書算，業就輒去，複以他繼。如此垂五十年，不絕其來。則其學於蜀者，不啻千百。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。文皇帝三年，南蠻果大入成都，門其三門，四日而旋。其所剽掠，自成都以南，越巂以北，八百裏之間，民畜為空。加以敗卒貧民，持兵群聚，因緣劫殺，官不能禁。由是西蜀十六州，至今為病。自是以來，群蠻常有屠蜀之心。居則息畜聚粟，動則練兵講武。而又俾其習於蜀者，伺連帥之間隙，察兵賦之虛實。或聞蜀之細民，苦於重征，且將啟之，以幸非常。吾不知群蠻此舉，大劍以南，為國家所有乎。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，皆成都頑民。飽稻飫豕，十九如瓠。雖知鉦鼓之數，不習山川之險。吾嚮伺其來，朔風正嚴，緩步坦途。日次一舍，固已呀然汗矣。而況曆重阻，即嚴程，束甲而趨，挾戟而鬥耶？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，饋運者縱吏而鼠竊。縣官當給帛，則以楛而易良。當賑粟，則以沙而參粒。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，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？此巴蜀所以為憂也。」樵曰：「誠如將軍言，苟為國家計者，孰若詔嚴道、沈黎、越巂三城太守，俾度其要害，按其壁壘，得自募卒以守之。且兵籍於郡，則易為役。卒出於邊，則習其險。而又各於其部繕治美地，分卒為屯。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，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，連帥即能督之。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，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。如此則縣官無饋運之費，奸吏無因緣之盜，兵足食給，卒無胥怨。於將軍何如？」田將軍曰：「如此何患。」言卒遂書。

書褒城驛壁

褒城驛號天下第一，及得寓目，視其沼；則淺混而茅。視其舟，則離敗而膠。庭除甚蕪，堂廡甚殘，烏睹其所謂宏麗者。

訊於驛吏，則曰：「忠穆公曾牧梁州，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。龍節虎旗，馳驛奔軒。以去以來，轂交蹄劘。由是崇侈其驛，以示雄大。蓋當時視他驛為壯，且一歲賓至者，不下數百輩。苟夕得其庇，饑得其飽，皆暮至朝去，寧有顧惜心耶？至如棹舟，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；漁釣，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。至有飼馬於軒，宿隼於堂。凡所以汙敗室廬，糜毀器用。官小者，其下雖氣猛可制；官大者，其下益暴橫，難禁。由是日益破碎，不與曩類。某曹八九輩，雖以供饋之隙，一二力治之，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？」

語未既，有老甿笑於旁。且曰：「舉今州縣皆驛也。吾聞開元中，天下富蕃，號為理平，踵千里者不裹糧，長子孫者不知兵。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，而戶口日益破。疆埸無侵削之虞，而墾田日益寡，生民日益困，財力日益竭。其故何哉？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，刺史、縣令而已，以其耳目接於民，而政令速於行也。今朝廷命官，既已輕任刺史、縣令，而又促數於更易。且刺史縣令，遠者三歲一更，近者一二歲再更。故州縣之政，苟有不利於民，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，在刺史曰：‘明日我即去，何用如此。’在縣令亦曰：‘明日我將去，何用如此。’當愁醉醲，當饑飽鮮。囊帛櫝金，笑與秩終。嗚呼！州縣真驛耶，矧更代之隙，黠吏因緣恣為奸欺，以賣州縣者乎？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，財力不竭，戶口不破，懇田不寡，難哉！」

予既揖退老甿，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。

讀開元雜報

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，係日條事，不立首末。其略曰：「某日皇帝親耕籍田，行九推禮。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。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。某日皇帝自東還，賞賜有差。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十刻罷。」如此凡數十百條。樵當時未知何等書，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。有自長安來者，出其書示之。則曰：「吾居長安中，新天子嗣國，及窮虜自潰，則見行南郊禮，安有籍田事乎？況九推非天子禮耶。又嚐入太學，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皇者，就視得石刻，乃射堂舊址。則射禮廢已久矣，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？自關以東，水不敗田，則旱敗苗。百姓入常賦不足，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。吾嚐背華走洛，遇西戍還兵千人，縣給一食，力屈不支，國家安能東封，從官禁兵，安所仰給耶？北虜驚齧邊，勢不可控。宰相馳出責戰，尚未報功。況西關複警於西戎，安有扈從事耶。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，望嶺南走者四人，至今卿士齰舌相戒，況宰相陳奏於仗乎？安有廷奏爭事耶？」語未及終，有知書者自外來，曰：「此皆開元政事，蓋當時條布於外者。」 樵後得《開元錄》驗之，條條可複雲。然尚以為前朝所行，不當盡為墜典。及來長安，日見條報朝廷事者，徒曰「今日除某官，明日授某官，今日幸於某，明日畋於某」，誠不類數十幅書。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，及睹開元中事，如奮臂出其間。因取其書帛而漫誌其末。凡補缺文者十三，正訛文者十一。是歲大中五年也。

罵僮誌

孫樵既黜於有司，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，茫洋若癡人之暝行。據床隱几，懨然不寐。二

僮以樵尚甘於眠，偶語戶間。且曰：「吾聞他舉進士者，有門吏諸生為之前焉，有親戚知舊為之地焉。走健仆，囊大軸，肥馬四馳，門門求知。所至之家，入去如歸。閽者迎屈，引主人出，取卷開讀，喜歡入骨。自某至某，如到一戶。口口附和，不敢指破。親朋扳聯，聲光爛然。其於名達，進取如掇。今主遠來關東，居長安中，進無所歸，居無所依。忿割口食，以就卷軸。冒暑觸雪，攜出籍謁。所至之門，當關迎嗔。俯眉與語，受卷而去。望一字到主人目，且不可得，矧其開口以延乎？時或不棄，而遇主人，推心於公是者，當開緘引讀。苟合心曲，又曰彼何人耶？彼何自耶？況所為幽拙，大與時闊。凡為世人，婉顏巧唇，望風趨塵，以售其身；則必淡麵鈍口，戇揖癡步，昧於知幾，買嫌於時。凡為讀書，東獵西漁，粗知首尾，則為有餘；則必燈前月下來，寒朝暑夜，磨礲反覆，期入聖域，徒苦其神，孰裨其身。凡為文章，拈新摘芳，鼓勢求知，取媚一時；則必擺落尖新，期到古人，上規時政，下達民病，句句淡澀，讀不可入，徒乖於眾，孰適於用？凡為造謁，去冷附勢，大求其力，小求其得；則必權門掃跡，寂寞是適，所至之處，雀羅在戶，人皆嫌去，愈恭好慕。凡為結交，搜羅傑豪，相醉以酒，相飫以庖；則必屑去溫燠，膠牢淡泊，時或叢處，凍冷徹曙，晨起散去，潔腹出戶，迨暮如故。學獵古今，不為眾譽。文近於奇，不為人知。九試澤宮，九黜有司。十年輦下，與窮為期。一歲之間，幾日晨炊。饑不飽菜，寒無襲衣。此皆自掇，何怨於時。浪死無成，孰與歸耕。」言始及是，樵聞起喜。二僮遽匿，呼諭不得。遂敲幾而歌曰：「彼以其勢，我專吾勤。彼以其力，我勤吾學。學之不修，骨肉如仇。學之苟修，四海何仇。噫！吾之所貴，僮之所薄。吾之所惡，僮之所樂。僮何知，吾豈獨無時。」

復召堰籍

會昌元年，漢波逾堤，陸走漂民，襄陽以渚。於是天子曰：「戶部侍郎盧某，前為廣州，治稱廉平。家無餘儲，府有羨財。耕夫無所徭，舶賈無所征。蠢茲海隅，賴之而安。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。」盧公既來襄陽，始用李從事允之畫，能成新堤，即問可以為治狀。對曰：「天子以襄陽饑，寄活於公，宜有以休養之者。襄陽之屬城為唐州，唐州之支邑為泌陽。泌之東有二流走出，斷堤齧道。而西派於二流，南別為溝。壤高岸頹，水不得行。昔召信臣嚐為南陽，能為民障水泉，廣溉灌。世賴其利，俗用蕃富。嚐披地圖，北盡南陽故地，豈古所謂召堰者耶？代邈時移，功不加修。堤豁於流，浸泄為波。自泌陽以南，平陵以西，居民甚逋，墾田甚雕。公則能複信臣舊規，真民十世利者。」盧公立召管田部將，出卒與穀，率以聽命。李從事即為條分程度，指畫經略，且使即其故堤，以鯁二渠。鑿其枯溝，析為南流。水門既陳，百瀆脈分。蔓蔓於原，支支於屯。數百裏間，野無隙田，旱無枯苗。召堰既成，秋田大登。八州之民，鹹忘其饑。范陽盧庠，能

道李從事佐盧公事。且曰：「盧公自南海至襄陽，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。凡其所居，鏗耀有聞。及為潞州，聲光削然。發戍卒，甲興而嘩，盧公駭吒，謂他從事曰：‘使李從事從我，寧及此耶！’是時李從事陷於讒言，獲譴當奪權。自盧公黜留洛陽如此，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何如哉！李從事去襄陽五年，召堰之利，益大於民。歲增良田，頓至四萬。樵惜李從事之跡不為人知，作《複召堰籍》。

刻武侯碑陰

赤帝子火熾四百年，天厭其熱，洎獻燼矣。武侯獨憤激不顧，收死灰於蜀，欲噓而再燃之。艱乎為力哉，是以國稱用武。岐雍間地不尺闊，抑非智不周，天意炳炳然也。夫以武侯之賢，寧靡籌其不可耶？蓋激備隆中以天下托，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，將馳驅死備誌耶。由是核武侯之所為，殆庶幾矣。然跨西南一隅，與吳魏抗國。提卒數萬，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，是亦善為兵矣。史壽以為短於應變，真抑武侯哉！俾武侯不早入蜀地，曹之君臣，將奔走固圉之不暇，鍾鄧寧能越岩縣兵決勝指取耶？是井絡之野，與武侯存亡俱矣。天殲武侯，其不愛劉，愈明白矣。其薑維何力焉！曩蟠南陽時，人不與仲毅伍，洎受社稷寄，擅刑賞柄，曾心不愧畏，人不疑黷，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。武侯死殆五百載，迄今梁漢之民，歌道遺烈，廟而祭者如在。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，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，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。

舜城碑

帝承天休，纂堯之勳，啟宮於蒲，守不以城。帝守以城，孰守不城。阻湖為池，限華為門。波非不狂，岩非不崇，守不以仁，社為周遷。將蒙監扶，理土朔方。萬里扞胡，貽謀子孫。始訖其功，阿房已墟。帝豈不城，城在民和。自華洎夷，罔不順同。屹為國垣，以藩有虞。其堅如金，其厚如坤。蕩蕩巍巍，牢不可屠。四罪雖頑，莫敢來攻。一家熙熙，相視而安。帝配商均，不私以城。帝死蒼梧，授之夏家。太甲不修，帝城乃頹。唯此帝城，哲王獨知。求之民心，乃見其基。帝城雖隳，築之不難。無寧無荒，帝城復高。不識不知，相傳峻隅。其版雖崇，其築雖堅，非帝之心，孰為帝城。

唐故倉部郎郎中康公墓誌銘（並序）

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，以咸通十三年月日，薨於鄭州官舍。其年月日，前左拾遺陳晝寓書孫樵曰：「與子俱受恩康公門，今兆還有期，其孤徵誌於子，子其無讓。」樵哭之

慟，已而揮涕敘平生。公諱某，字某，會稽人。曾祖諱某，贈某官。祖諱某，贈某官。父諱某，贈某官。公幼嗜書，及冠，能屬辭。尤攻四六文章，援毫立成，清媚新峭，學者無能如。自宣城來長安，三舉進士登上第，是歲會昌元年也。其年冬得博學宏詞，授秘書省正字。明年，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，換試秘書郎。五年調，再授秘書省校書郎。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。其年冬為進士試官，峭獨不顧，雖權勢莫能撓。其與選者，不逾年繼踵升第。故中書侍郎高公璩、尚書倉部郎中楊嵓、太常博士杜敏求、今春官貳卿崔公殷夢、尚書屯田郎中崔亞、前左拾遺陳晝及樵十輩，皆出其等列也。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。明年改鹽鐵巡官。天付介直，不能諂言。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運，公或請計事，將入門，裴公謂謁者曰：「必康君也。」裴公始以直知，終以直廢。明年去鹽鐵，詔授大理司直。或有所讞，宰相莫能回其筆。明年授試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。明年改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。明年換判官。今華州刺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，將蒞事，且名群吏曰：「二十年以前推官判官，誰為廉平，可以助吾治者？」群吏皆以公塞問。李公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」公由是不去職。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，充轉運判官。李公始以廉平知，終以章奏加厚。常稱於班行間曰：「康公宜掌帝制。」或與宰相言，必慰薦之。明年詔授海州刺史。廉而不刻，明而不抉。案牘符檄，公一以口授之，群胥輩徒搦管捉紙，字字書出。蓄縮汗栗，何暇為奸犯耶！以故老吏猾胥，畏之如神明。秩罷，退居淮陰。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，明年遷尚書倉部郎中，充西川宣諭制置鹽鐵法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。公馳驛至西川，不浹旬而鹽無二價，蜀至今賴之。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，戍兵日至，軍儲不給。糗無常價，而度支有定估。遂乘傳詣闕，且請與度支計事。無何，詔以竇滂代公。公遂守倉部郎中，會竇滂逗遛不以時之任，朝廷欲以警之。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為澧州刺史，明年移鄭州長史。朝廷或有繁難之任，議莫不以公為言，宰相且將用之。嗚呼！天殲正人，誠疲民之不幸，非公之不幸也。公娶長樂馮氏，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。公十二男八女，長曰齊，鄉貢進士。次曰顏，鄉貢進士。次曰言，明經及第。次曰某雲某。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。七女未笄，夫人自京師攜其孤奔喪於管城，其年九月三日，以公之喪權窆於孟州河陰縣某鄉里。銘曰：

會稽之英，斗牛之靈，並鍾德門，公實挺生。月中搴桂，日下馳名。芸閣清秩，牢盆美聲。出牧東海，貳卿棘寺。鵷行望郎，錦川星使。騏驥踶足，蛟龍得水。富貴可期，煙霄漸邇。謫非其罪，天道寧論。不復雙闕，遽歸九原。圃田發紼，河陰封樹。勒石載銘，庶幾終古。

祭高諫議文

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，友人孫樵，謹遣家僮犀角、雁兒具時羞之奠，敬祭於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。嗚呼！與君定友，不謝古人。為分日牢，為道日親。二十五年，彼我一身。人謂我愚，君謂我賢。人欲我後，君欲我先。我為一善，君喜見顏。我為一失，君愠形言。意我尚華，布衣禦寒。意我苟進，蓑笠當軒。我蟠濁泥，君躡青雲。不以升沈，塹隔其間。誨我如兄，煦我如春。我何敢忘，銘骨書紳。君之文章，可動鬼神。君之器業，可活生民。我之賴君，如倚華山。庶寡我過，期大我門。君牧滁甿，我從邠軍。方恨綿邈，凶訃遽聞。東向慟哭，痛貫心肝。三日麻衣，朝晡忘餐。百身莫贖，何裨往魂。嗚呼痛哉！杵臼死義，比干死仁。君殞賊手，為怨難論。嗚呼痛哉！君殯喬谷，我歸咸秦。試發舊篋，君書盈干。辭旨重重，墨色如新。苟非相諫，即是慰安。填臆悲來，淚如迸泉。嗚呼痛哉！天喪吾友，吾何望焉。誰拯湮溺，孰開頑昏。嗚呼痛哉！世人結交，違寒集溫。如我不易，如君固難。嗚呼痛哉！敬姜晝哭，嵇紹幸存。青車其東，歸骨洛川。遠備醪饌，告辭柩前。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祭梓潼帝君文

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，鄉貢進士孫樵，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。樵實頑民，不知鬼神。凡過祠廟，不笑即唾。今於張君，信有靈雲。會昌五年，夜躋此山。凍雨如泣，滑不可陟。滿眼漆黑，索途不得。跛馬慍仆，前仆後踣。樵因有言，非燭莫前。須臾有光，來馬足間。北望空山，火起廟堶。焰焰逾丈，飛芒射天。瞑色斜透，峻途如晝。樵謂廟奴苦寒，爇薪取溫。曉及山巔，鎖澀廟門，餘燼莫睹，孰知其然。大中四年，冒暑還秦。午及山足，猛雨如雹。樵複有言：「神誠能神，反雨為晴，曩火乃靈。」斯言才閱，回風大發，始自馬前，怒號滿山。劈雲飄雨，使四山去。茲山巍巍，輕塵如飛。訖四十裏，雨不沾衣。顧樵當時，嘉神不欺。與神心期，神其自知。今過祠宇其敢默去，觴酒豆脯，捧拜庭下，神其歆此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